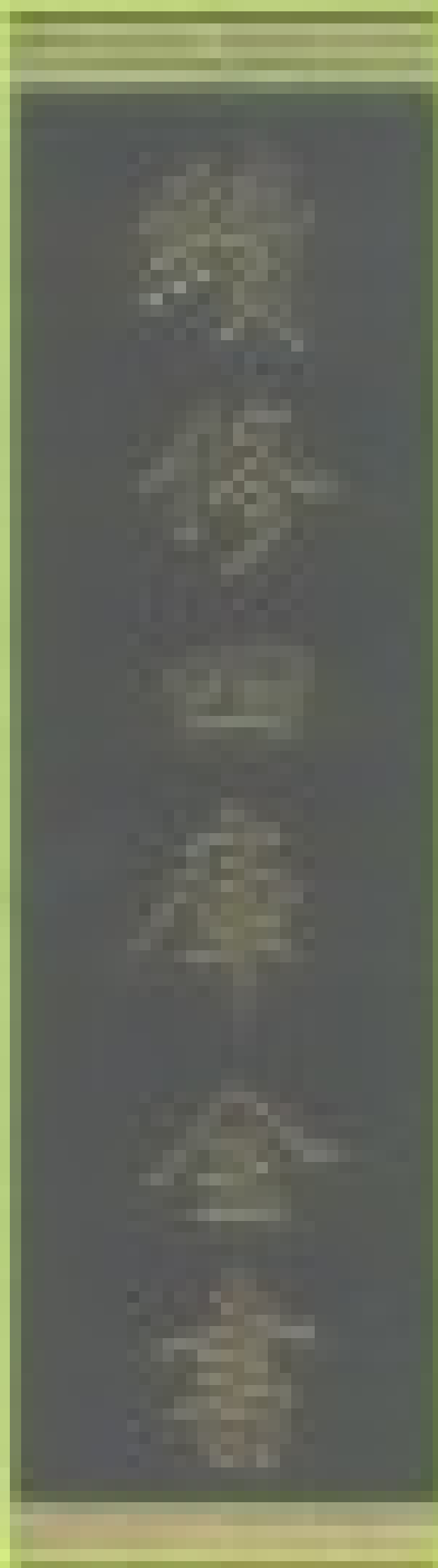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編詩義集說

〔明〕孫鼎撰

據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宛
委別藏影鈔明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三〇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五八・經部・詩類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

〔明〕孫鼎撰

一

讀風臆補十五卷

〔明〕戴君恩原本 〔清〕陳繼揆補輯

一五九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

〔明〕郝敬撰

二二九

毛詩序說八卷

〔明〕郝敬撰

五一七

225/01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周南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
脩齊治平之道本之天子達之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
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
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益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
情家齊之效也桃夭芣苢其詩作於宮中此家齊國治
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
麟趾則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威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
而見矣 解順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柔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
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
大似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
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為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
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解順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刈也雖后妃追叙其
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解順

取物以為用固足見其已貴而能勤愛物於久用尤足見其
已富而能儉然能儉實由於能勤大概重在兩箇為字三代
聖人后妃身任其事而不以為勞所以上行下效而民之質
實日用飲食之外無復有過望奢僭之弊是誠后妃之本化
天下以婦道而王化之基也 古要

刈而後獲獲而後饋饋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為衣其為之也
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為勤且儉也 解順

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薄游我衣害游害否歸寧父母
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
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
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棄也 解順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末為歸婦以前事二章是正為婦

結時事三章是既為婦結以後事即為婦為結而知其能勤
即游濯無數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
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
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
儉孝敬正修身之事身國家天下之本也 解順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
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乖於夫
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宜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
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
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然由后妃教化
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微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

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解頤

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趙趙武夫公侯于城肅肅免置施于中逵趙趙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心肅肅免即武夫之事武夫即肅肅免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趙趙以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于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生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械櫜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早麓之詩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與國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肅肅免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

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解頤

文王化行俗美雖免之野人皆有才德之可用故詩人因其所爲之事以起興而美之然三章則當順題分章截上下股若混截上下作兩股則非詩意矣況此詩三章前一章言其才後二章言其德詩人既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用之才必兩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美之德破只如此論治化之盛者必觀諸人才論人才之盛者必本於才德三章皆由淺入深之意分露得分曉方好 三章只是歎美之無已然要見得好仇親於干城腹心重於好仇 發揮

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趙趙武夫公侯于城

觀其人之能謹於微則知其才之可用於大矣人才不可以易得也以其人之至微而足以任大事之至重豈非聖世德

化之所致哉當有商之季四方人才之興而南方諸侯之國雖捕兔之野人亦能自異于流俗置置則肅肅整飭也椽枝則丁丁有聲也有如詩人豈可以常才視之哉故其實則皆武夫之趙趙量其任則皆公侯之干城噫人才作興之機必見于聖化感孚之日南國詩人其知此矣 主意

此題大意只是歸宿在文王德化足以使賢才之衆多皆要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特其趾之仁厚而已有類焉

四

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類亦仁厚也有角焉可觸而不以觸則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則體雖不一而固無仁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姓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厚而已有公姓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雖不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嘆之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即麟也始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所感者深矣 解頤

物性充滿于一身者表裏相符聖德流行于一家者親疎有序詩人之託興因隨感而不同歎美之詞雖累發而不異也瑞物以仁厚爲性而一身皆仁厚之著聖人以仁厚爲德而一家皆仁厚之化則德性之相類者即所以爲瑞也又何知其形之異哉詩人所以深歎歎詠而不易也趾之於于定之於姓角之於族取其音韻之諧協耳不必強求其意義先公

于次公姓公族則親疎之序也上之麟乃麟之真者膚身牛尾而馬蹄者也下之麟乃以人即麟故不具麟之形而後為瑞也 釋式

觀瑞物之仁形於一身者為無間則知王者之仁及于一家者尤無間此詩人所以三歎其實也夫王者之化曾何親疎之有間哉宜乎詩人既即瑞物以興其仁厚之所形又因瑞物以歎其仁厚之無異也 發揮

一章與公之子二章與公之孫三章與公之族皆自親而疎子孫親也宗族比之子孫則疎矣蓋兩即嘉瑞以興聖人子孫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尤必即嘉瑞以興聖人宗族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文王之化無間于親疎宜詩人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者也 主意

于以采芣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蘋蘩蕰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君之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為宗廟主哉采之于汜汜用之于宗廟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疎敬于當祭之時舒遲于既祭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雎為車馬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鸛鳴采芣亦一國風化之首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解頤

蔽芣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蒞蔽芣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敬其師者視其書冊而不致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

舉召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思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待而想則其迹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後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剪謂不可剪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幹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召伯嘗於此乎蒞於此乎憩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解頤

愛其物之盛而不忍傷蓋思其人之德而不忍忘也召伯昔舍于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樹也然思之愈久而愛之愈深然始言勿伐繼言勿敗又終之以勿拜愛之愈深而不忍傷也 此亦須分章截上下段然只於勿伐勿敗勿拜上有愛之愈久而愈深之意則混截亦可蓋愛物之心為有加則感德之心為益至蓋思其人而愛其樹時雖久而愛愈深則因物而感其德者愈久而不能忘矣只如此作亦可講中分三章排定講去庶不失詩意蓋物以人而存人因物而感感其德者愈深則愛其物者益切此人情感慕之至深矣 主意

三章混破與首章意同但要見言之不已之意一節深一節則形容得勿伐勿拜勿拜上有情 旨要

蔽芣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蒞此題重在召伯所蒞思其德故愛其樹物以人重故也音要羔羊之皮素絲五紞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觀人臣之節儉正直則聖人之化可見矣人臣恃國家之恩寵固易以侈靡尤易以縱肆今觀其衣服有常制則節儉而非侈靡也進止有常所則正直而非縱肆也當商之季而南國之臣若此豈不足以見文王德化之盛哉 矜式

詩人申言委蛇者蓋不足以形容其從容自得之妙故塵辭叙詠有無限稱美意思作此題者要於委蛇上形容 旨要彼茁者葭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于嗟騶虞之詞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

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解頤

觀動植之物各極其盛可以見人心之仁足以見王者之真瑞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國之諸侯皆有仁民愛物之心故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詩人兩述其事而重歎之意謂騶虞之仁乃有自然之性故世以爲瑞今諸侯之仁亦出于自然不由勉強豈非王者之真瑞乎要見文王之仁及于諸侯而諸侯之仁及于物物之仁者未足以爲文王瑞而諸侯之仁乃足以爲文王之瑞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物故春田而見草木之茂禽獸之多益舉草木則植物之長盛可知舉禽獸則動植之生遂可知舉此二端則天下之物豈有一之不得其所哉是即協和萬邦黎民鳥獸時雍鳥獸

草木魚鱉咸若之時也此兩章無輕重亦可混裁因田事而見生物之繁盛擬諸物而見仁心之自然此詩人兩即物而重歎之也騶虞仁獸也君之仁心自然如騶虞則其及物之效何如哉 此題要有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之意 主意

彼茁者葭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

觀王道之成必有以究王道之本王道之成驗于庶物之盛王道之本擬諸一物之仁聖人之成王道亦惟本諸仁而已故彼茁者葭則草木極蕃盛一發五犯則禽獸極蕃多和氣薰蒸充溢天地誠足爲王道之成矣而其本則曰仁而已自然之仁詩人嗟歎之不足而以騶虞詠焉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旨要

詩義非記一

召南總論 南方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無不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無不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無不有逮下之仁為媵妾者無不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然則後之人君欲復三代之治者其可不取法於此哉 解頤

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遷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脩器用不可以不脩文公之遷楚邱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而至于今其成之固不可以不亟也而文公不然為民力之不可以或傷則寧待其時而不速為國法之不可以或廢則寧從其制而不苟此非其心之塞實淵深者固不足以知此若乃器用之所資則或用之于宗廟或用之于朝廷或用之于閭門其所給者非一處其所需者非一事我乃于是而種木焉原文公之意豈不以創造之初固當先其急而後其緩求其畧而不責其詳則夫潤色之功正有待夫十年之後今日自我而種之安知他日不自我而用之邪榛實為其可供蓬實也若夫椅桐梓漆則四者材之至美者也其用至廣又豈特可以為琴瑟而已哉

凡若此者非其心之塞實淵深尤不足以致此噫若文公者其可謂賢矣 解頤

因天時以定居室之謀因地利以脩禮樂之用上是見其謀之善下是見其謀之遠賢君子遷國立都之始審天時而盡地利不為苟且之計而又不求近功此所以成中興之業也 主意

一句二句得其時也三句四句得其制也末三句備其用也古人作事甚不苟也宮室之作亦有國者之常事然而惟恐傷農則必待定中民隙而後作之惟恐非地則必揆度日景而後作之其得夫時制之宜如此尤慮夫蓬豆琴瑟所以為禮樂之用者不可闕也於立國之初即樹榛栗以為蓬實椅桐梓漆以為琴瑟之用於十年之後其宏遠之規可見矣

獨言琴瑟舉其重者 旨要

賢君驗天以營室居者其制詳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預蓋營宮室國之重事也况當經營復業之初君人者不可不知所謹哉夫既詳驗其制於天則必預求其材於物者矣昔衛文公徙居楚邱詩人美之謂夫定星當昏而正中可以營作宮室之時也文公乃揆度日景以正四方然後興作其驗諸天以營宮室者其亦可謂詳矣文公於是又樹榛栗以供蓬實樹椅桐梓漆以作琴瑟其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可謂預矣夫既觀其驗天之制又觀其求材之預國人悅而美之也宜矣 發揮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望者登高以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然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 解頤

古人作事未嘗廢卜亦未嘗專諉于卜故洪範稽疑必先謀及乃心而後謀及卜筮蓋先心有所主假卜決之而已初建都非專為君計乃為民計是必可以為民利而後可故衛文楚邱之徙必降觀下濕宜於種桑可以衣帛然後卜之既吉而後遷焉如此則要終而信善必矣不然知所以立國而不知所以利民而曰吾卜斯吉吾未見民不罹于凍餒而可以久安者也 旨要

升虛望楚景山觀桑所以審之於已者也卜云其吉所以決之於神者也既審于已而極其謀慮之精又決於神以驗其

吉甫之兆所以終獲其善也夫遷國大事也豈可苟哉文公之遷詳審如此所以見美于詩也既審於己以定遷國之事必決于神以定遷國之謀此所以終獲其善也 發揮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星言夙駕所以見其勤也騷牝三千所以見其富也然所以有是勤者固此心之誠實淵深者爲之也所以有是富者又此心之誠實淵深者致之也夫人之秉心苟能誠實淵深則欲霸而霸欲王而王果何所爲而不成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解頤

此章言文公勤勞于民事者如此故原其秉心塞淵之善而要其騷牝三千之效 旨要

此題從塞淵上發勤農桑者塞淵之發見也騷牝三千塞淵之效驗也夫塞淵者誠也誠則心不懈而有誠物之效理自然也賢君感天時而勞於民事固足以見其操心之誠而又足以致夫物產之盛也蓋賢君之心一于誠而已始焉勤民事者誠心之施終焉及物者誠心之效蓋誠於愛民故能感天時而致愛民之勤誠於愛物故能推誠心而致物產之盛如魯公務農重穀者思無疆之地思焉斯誠者思無疆之效亦可引結 發揮

賢君感天時而勤農桑之功蓋能以誠心而致富強之業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其能勤于農桑者此心也其所以致富國之效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矣 主意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統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侍賢之禮既厚則賢者之所以答其禮者固不容於不厚也此題要識是衛人喜見其大夫好賢之詩故既曰彼又曰何以衛人喜其大夫之好賢既美其佳見之儀而復要其既見之益蓋好賢樂善人心所同彼此快所親于目擊之餘而冀所聞於相與之際是皆善端之形而真情之發也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旨要

此題要作三箇人看方說得口乘車馬而求賢者大夫也彼姝者子賢者也而從傍觀之曰大夫求賢如此之切彼姝者子何以答其意如此者方明白蓋大夫之見賢者既有以感其儀詩人之願賢者必有以答其意破意如此却要說或者求之既有其誠賢者於一見之間或絀然而不言或言而不

切皆不足以副其意也此等立論自可 求賢所以副己者也苟不能盡見賢之禮又安敢望其有以報之之厚哉衛之大夫蓋有知乎此者也是故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可謂能盡其禮矣詩人傍觀以爲彼姝者子何以異之蓋爲賢者當有以答其禮意之勤也吁大夫見賢既有以感其儀則賢者之報大夫當有以副其意此詩人所以兩詠之也既言其所見之儀所寓之迹復言其所飾之色所乘之數皆喜其能好善故詠者不厭其爲詳也 凡人之于大賓必具威儀以見之故衣褐躡屣管履率妻子動作威儀之間非惟不能致人之敬而亦非所以敬人也衛之臣子浚郊于旄素絲良馬豈欲逞其尊前擁後之觀美哉不如是則非所以見賢者也舊說衛之臣子多好善此可見矣 旨要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謏兮

首章之旨大學章句與或問盡之蓋切磋琢磨者知與行之
並進也瑟僖赫咺者表與裏之相符也如行之並進則善其
始者固所以成厥終也表裏之相符則充乎內者固所以形
諸外也兩言有匪君子美其德之實有以著于已也終言不
可謏兮美其成德之效有以驗於人也 解頤

興托於植物始生之盛者亦言賢侯學脩交進而致其力者
勤故德容盛美而入乎人者深矣人之爲學自脩能使表裏
相符而思慕遠則感矣要必自其工夫交進已精而益求其
精者致之詩人特於淇奧植物始生之盛者有感其托興之
旨甚深中間發明綠竹始生之時其感猶如此則他日之生

意榮達當何如觀此則知人之學問自脩常使進進不已不
至於德容極表裏之美而人心懷思慕之情不已也大學引
此詩以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蓋取此意 於式

此詩三章皆興一篇言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此章以綠
竹始生之美感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詩人之托物也既
以興夫學問自脩之功因以美夫成德著見之效如此破亦
可講則逐一鋪叙結則引賓筵說見其進德之功久而
不倦之意 切磋琢磨是進德之功瑟僖赫咺至於終不可
謏是成德之效 發揮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武公之學即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蓋有學問自脩之功然後
成君子之名切磋言學問之事講習討論而格物致知琢磨

言自脩之事省察克治而誠意正心脩身所以文章著見而
成有匪君子也上一句是成功下一句是用功 旨要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謏兮

嚴於中而著於外則其實有不能忘者矣威德至善之君子
所以使民不能忘者豈易而致哉瑟然而嚴密僖然而武毅
赫然咺然而宣著威大然後足以成君子文章而有以得斯
民之思慕苟非君子有不可及之德何以使斯民有不可忘
之心哉君子之德既有以著於身則君子之德常有以係乎
人 旨要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

此言武公德容表裏之盛古人威儀著於外者有宣著威大
之容則其蘊于中者必有戰兢自口之實蓋瑟乃嚴密則無

靡疎之失僖乃武毅則無怠弛之非其用功於內者如此則
發於外者赫然有光輝赫越之威咺然有英華發外之美矣
旨要

有匪君子終不可謏兮

實德之脩於已者不可得而掩則存於人者自不能忘矣蓋
古人之愛德未嘗一日而忘之然亦由賢君有是德則可不
然則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此武公學問深到自
脩成功形容德宇宜于切磋琢磨之功言之 旨要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謏兮

地之宜於物者極其美服之稱于德者不可忘此詩人托興
而深歎美之也昔之美衛武公者蓋曰瞻彼淇奧則有綠竹

青青然矣此有匪之君子豈無服飾之尊嚴足以稱其瑟僖赫咺德之不能忘於人者乎吁詩人取興于綠竹雖兩言之則有餘而致美乎君子雖累言之而不足武公之德之盛於是乎見矣 發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興托於植物之至盛亦言賢侯得於己者致其成故動於身者盡其善動容周旋中禮者感德之至也使其德未底於充積之盛而欲行之不致於過差難矣此詩入之美賢侯特有感於植物之至盛者焉蓋文武之道弛張必得其宜張而不至于勉強弛而不流於縱肆武公之所以成其德者鍛鍊而能如金錫之精純生質不能如圭璧之溫潤則安能寬綽而

詩義

自如戲謔而不爲虐哉重在德上又就至盛上關合興猗式觀植物之所生無一而不極其盛則知君德之所就無往而不中乎禮夫物貴於得土地之宜而德貴於脩體用之全也詩人既托興於物以見發生之盛又安得不美夫君子以見其德禮之宜者乎昔之美術武公者蓋曰瞻彼淇水之奧則有綠竹如簣之生無一而不極其盛者矣此有匪之君子則有如金錫圭璧之德寬廣而易無適而不中乎禮者焉吁詩人遠取諸物雖兩言之而有餘近取諸身則累言之而不足武公之德此其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詩人托物以美君子既言其德之成就又言其周旋中禮蓋金錫圭璧言其德之成就下言其寬廣自如和易中節則可見其周旋中禮也惟其成德之至然後能中於禮也 觀地

產之盛者極生質之美則知君德之盛者脩體用之全此詩人託興而深歎其美也 主意

總論 首章以竹之美感興其德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於莊之反於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恭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解頤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賢者隱處於澗谷其蓬草之居非若廣廈之安也其藜藿之茹非若肉食之腴也其草衣葛屨非若安車駟馬之寵也而

詩義

曷爲其可樂也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拘乎外物之誘榮辱不關于心毀譽不加於意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于此哉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已而戴歌歌竟而復寤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弗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與 解頤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此題難分輕重當以朱傳好之無已立說謂服食日用之常皆人之不可闕者既欲備其服于未敝之先又且奉其食於安居之日則其好之真情何如其厚也此蓋鄭桓公武公相

繼相周善於其職故周人所以奉之者皆本于愛慕之真誠而非出于矯揉之私意味兩字則其好之無己者可見要見好賢之意忠厚懇切諷諫四兮字足見當時殷勤之意以愛其人爲未足而欲繼其衣以親其人爲未足而欲繼其食此好賢之誠心不能自己者矣向使賢者之德有不稱而職有未宜則不惟有不稱其服之譏而且過門不入者有矣尚能至於衣食如此其至哉願改其衣于未微之先而又欲授餐于既還之後好賢之情何時而已耶此題三章大聚惟好賢無已故言亦不已 旨要

君子之德既稱其服而無所愧則人之好德亦盡其情而不能已夫衣者身之章也有德足以稱其服焉則自有以得人心之愛矣上股從宜字上發明如左氏所謂佩褱之旗也褱

即德旗者著於外者也如此形容自有說下則言武公爲王朝卿士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亦何必更衣授餐哉周人亦非不知雖更衣授餐亦無益于公然舍此無以寓其情故其言如此 發揮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舍命不渝則必不微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爲邦之彥也歟 解頤
此三章只是服與德相稱之意羔裘而加以美飾然必國人皆贊其德之美而後可以稱此服之美首章美其居于理而不變次章美其守于正而不阿末章深歎其爲邦之美士也

旨要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一章疑於耳二章疑於目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于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兢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君焉有留於燕昵之私者乎 童子問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不可以不勉也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不可以太過也必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

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也不匱而用財也有節矣猶恐其有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男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女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康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而於仰事俯育可以沛然有餘矣使其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豈不爲美俗哉 解頤

詩人感物變而勉人爲樂之及時復恐樂極而欲人知善之可法夫作樂固在於及時也時至而不爲樂樂極而不爲善者皆非也自非憂深思遠之君子孰能及是哉昔唐之詩人當歲晚務閑之時言今蟋蟀在堂而歲云莫矣於是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此其感物變而勉人爲樂之及時者既如此然不敢過於樂也則又相戒曰無已至於太康乎

蓋亦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瞿瞿然斯可矣當時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可見矣發揮於物而勉其樂固知時之不可留揆於己而思其職尤知樂之不可過唐俗勤儉其民憂深思遠故觀時物之變恐時之不留方將勉以爲樂又相戒以無過於樂蓋其憂勤之意多而逸樂之情少民俗之厚前聖遺風之遠可知 既感夫時物而樂其樂尤念其職分而憂其憂此可見民俗之厚矣

主意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辰壯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猗歌駟鐵孔阜馬之良也六轡在手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使嬖使令之衆也至於舍拔則獲則又言其射之善也一

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辭也 解頤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物類之有常固出於天性君子之有常亦出於天性蓋君子之用心也未嘗於所厚者薄亦未嘗於所薄者厚故於接人之際實德之著於外而爲容儀者即實理之固於中而存心者然也惟其表裏如一故即其外而知其內於動作威儀之間而和順積中者自見也 旨要

總論 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威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脩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解頤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獻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月在於丑月而潤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應之於建寅之月其爲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饑至而後索食其爲計亦晚矣 解頤

因時預於禦寒而猶致憂慮之意因時協於務農而能慰勸勞之情此豳風之所以爲美也時未至而先爲禦寒之謀則有備無患矣而致其憂慮者方深時至而爲務農之事則戒早力齊矣而爲之勸勞者甚慰此其勤勞不自己之風要必

有其由而撫成業者之所當知也 釋式

此題平作上股言衣下股言食衣食者民生日用之所繫上股是先時而有備則在己者可以無憂下股是因時而用力則在上者見之而喜大槩歸重於先公風化上股就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上發意下股就田畯至喜上發意則於周公戒成王有情寓出當時豳民勤勞之意以爲戒此是一詩總括處 旨要

古人先時而爲禦寒之備者其事預乘時而爲養生之務者其情同感時敦本之俗豈有出於衣食之外哉故備之於時之未至者禦寒之事預而務之於時之既至者上下之情同矣昔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

則無以卒歲也古人先時而為樂寒之備者其事可謂預矣然不特此也正月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畋至而喜之也古人乘時而為養生之務者其情豈不同乎甚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先時而忘乎其為備不後時而忘乎其為職於是見幽人風俗之厚者矣 發揮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畋至喜

田畋以勸農為職者也農人之勤惰田畋憂樂之所關也今其治曰既早用力又齊則田畋之至自有可喜此詩是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教之要見農人之所以勤農官之所以喜皆先公之風化如此 吉要

詩義集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上之備歲寒者為能先乎時故下之治女工者為能感乎時上下交相忠愛之情無一不本乎預也預之時義大矣哉昔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大火西流暑退將寒之時也故九月授衣以禦之可謂上之備歲寒者為能先乎時矣又言春日有鳴倉庚之時則此治蠶之女執懿筐以求擇桑而采芣苢者眾故女心傷悲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者矣豈非下之治女工者為能感乎時者乎夫觀上之愛乎下既而預而下之忠乎上無不預幽民風俗之厚於此乎可見矣 發揮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預蓄之以為曲薄為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擇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啖其未齊者也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成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鵲之候而績其麻以為布帛績皆成然後染之或以為元或以為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績哉 解頤

出麻絲以供上者斯民之職也然其備來歲之事於是歲樂冬之時先奉上於一歲蠶績甫成之日勞於事而不自愛風俗之所以為厚也周公所陳皆幽民勤勞忠愛之情故於蠶績之務自今年七八月說到來歲三月又說到七月八月天

運已一周矣而蠶績既成則又擇其制飾之尤美者以供上見得幽民勤勞與歲相周始遇物無留難風俗之厚有自來矣通篇須發周公陳述之意 矜式

因天時而圖蠶績之事其備之預而為之詳者皆所以奉乎上也夫古人所為者孰有一而非敦本之務哉有一而非敦本之務則非所以愛上之心矣凡其感天時而為蠶績之事者非以自奉也非私於一家也皆為公子之裳則其忠愛之心可知矣其中萑葦績於八月而為明年之用預也取斧斯伐遠揚至於元黃朱孔陽者詳也以此等字該之却逐節數衍說透 發揮

四月秀葢五月鳴鵲八月其穫十月隕箝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猷獻猷于公

感時變而資以禦寒者不自私因田事而用以奉君者有所擇陰陽消長之幾乃趨事赴功之候然狩獵本爲禦寒之資而獲禽也復取其小以奉其大者是則斯民愛上之情無已耳此章朱傳謂專言狩獵以終首章無褐之意則二之日其同之下乃因狩獵而併及之之詞然可見幽民忠愛之心念不忘所以愈加而愈厚自四月說到十月見陰陽迭運時物屢更乃憂勤惕厲者之所警宴安縱肆者之所忽周公歷陳幽民忠愛每出於憂勤之餘欲使成王知人勤則良心生之意 矜式

感時物而爲禦寒之備因狩獵而爲武備之脩然皆有愛上之心焉此感時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夫天時物理之變日接

乎前而皆足以動其敦本之念愛上之心焉故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箚時物之變也一之日于貉而取狐狸爲公子裘愛上之心已可見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猷而獻猷于公愛上之心愈可見矣蓋不徒狩獵而必績習于武事且不忘乎愛上之心焉此幽公之風化爲何如哉 發揮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於墜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幽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

廣其愛也 解頤

斯民感時物之變其禦寒之備無不周而親愛之意無不至蓋天時物理之變舉集于其前既能詳其禦寒之備復能竭其親愛之意此幽民風俗之所以爲厚也 發揮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菹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此章當着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菹之亨棗之剥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茶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茶老耆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

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幽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解頤

傳意自明但須發明幽民之所以明夫少長之義適其豐儉之節必有其由見周公陳述告戒之意孟子五十可以食肉却是人君爲之品節限制所以謂聖人非不欲少者亦食肉顧其養有所不瞻此却是幽民自能如此孝弟之心油然而耕食盤飲之際此可見風俗之美而王道之端在是矣矜式因天時而取物之美者以爲上之供因天時而取物之賤者以爲已之奉感時之民厚於奉上而薄於自奉其明於少長之義豐儉之節如此非感時風俗能然乎哉 發揮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藁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